



北京羣众艺术馆編

羣众演唱

第十八輯

北京出版社

群众演唱 稿 約

(一) 我們欢迎下列稿件：

1. 反映人民的现实生活、思想和斗争的通俗演唱作品，如小型话剧、歌剧、小型戏曲、相声、单弦、鼓词、快板、民歌、朗诵诗、评书等；

2. 优秀的民间传统演唱作品；

3. 指导群众创作和艺术表演的通俗理论文章；

4. 有关群众创作与文艺活动的短论、杂感、业余文艺活动的经验介绍和情况报导等。

(二) 来稿请用稿纸横写清楚，勿两面写，勿一稿两投，并注明作者姓名和详细通讯地址。

(三) 来稿如系经过加工、整理、改编的作品，请将原作或原始材料一并寄来。

(四) 来稿一经发表，即致送稿费；如不刊用，一律负责退回，但不一定提出具体意见。

(五) 我们对来稿得斟酌删改，如不愿删改者，可注明。

(六) 来稿请寄北京崇内大街一八五号北京群众艺术馆“群众演唱”编辑部，并在信封上注明“稿件”，贴足邮票。稿件勿寄私人。

群众演唱 (第十八辑)

北京群众艺术馆编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三条胡同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张：2·字数：45,00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统一书号：10071·188

定价：(6)0.18元



“几个青年入”舞台设计图

陈永祥 设计

目 录

檢查和改进我們的工作……………本刊編輯部 (1)

評論

辨“灶王爷”的毒質……………常 澍 (5)

这是一支毒箭……………李大千 (9)

“何处不相逢”是一株毒草……………吳 源 (11)

几个青年人(独幕話剧)……………孟 翎 (16)

曲艺与演唱

陈老陽收破爛(小演唱)……………邱自操 (38)

換假日(山东快書·胡佩求插图)……………周 珉 (45)

笑面虎僱長工(山东快書)……………王增群 (50)

王老汉的心事(二人轉·石碧如插图)……………邵昌仁 (54)

一脚踏到福地里(快板)……………唐 华 (49)

新拴娃娃(書帽)……………楊善元 (59)

詩与民歌

丰收(外一首)……………逸 群 (57)

洗衣裳(外一首)……………杜三科 (58)

民間情歌……………本生搜集整理 (61)

宜兴民歌……………惠雪琛搜集 (62)

北京業余話剧团成立了(通訊)……………明 波 (64)

抄襲又一例…………… (15)

“几个青年人”舞台設計圖……………陈永祥(封3)

檢查和改進我們的工作

本刊編輯部

偉大的反右派鬥爭在各個戰綫上的勝利，更堅定了我們中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在文藝戰綫上，我們更堅定地貫徹毛澤東的文藝方向和堅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道路。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通過這一次階級鬥爭，都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提高了覺悟，擦亮了眼睛。在這個基礎上，我們編輯部檢查了自己的工作。我們發現，“群眾演唱”在創辦以來將近兩年的時間內，雖然在篇幅和數量上，反映新社會新人新事的作品占着多數，但是，真正有分量的、政治性和藝術性都較高的作品確是鳳毛麟角；而揭露新社會個別缺點的諷刺作品倒是不少，而且，其中有許多是毒草或含有毒素的作品。在這些作品里，有的歪曲了我們新社會的面貌，有的惡意地攻擊了領導幹部，有的部分失實，或是過於誇張，失去了分寸。經我們編輯部初步檢查，認為是毒草或含有毒素的作品有下列各篇：相聲“緊急會議”（載第五輯，陳石之作），“灶王爺”（載第七輯，戴君原作、徐澄改編），“新天河配”（載第十輯，孫秀汶、馮不昇、徐澄作），“聞過則氣”（載第十六輯，陳本志作），岔曲“有一位幹部”（載第十四輯，馬全福作），話劇“何處不相逢”（載第十五輯，賈魯作），山東快書“高帽子”（載第十六輯，猗星作）。

在“緊急會議”里，作者把處長描寫成為無知、昏庸、糊里糊

塗的人物，同時，把處長以下的大小領導幹部，一概都寫成是不動腦子的糊塗蟲。這不能不說是對我們的國家機構和幹部的嚴重歪曲和誣蔑。這篇相聲到了編輯部以後，我們非但沒有發覺其錯誤所在，反而作了加工修改，更加渲染了歪曲現實的效果，增加了毒素。

相聲“灶王爺”，它借用舊社會迷信偶像灶王爺的形象，來比喻今天的領導幹部，這就是原則性的錯誤。作者又把個別的缺點和錯誤，七拼八湊、牽強附會地集中起來，加之於灶王爺的身上，借此來攻擊領導，態度是非善意的，效果是鼓動群眾來拆領導的台。山東快書“高帽子”，也是借民間故事以古喻今，揭露我們社會上有許多人只是喜好奉承，不能接受批評。作者的態度是消極的暴露，提出的問題也不是新社會本質的反映。

在相聲“新天河配”里，作者對某些領導關心群眾生活不夠，對夫婦分配兩地工作長期未加解決的現象歸咎為對女同志的歧視，並且誇張到了荒謬的地步，以致歪曲了現實；同時，作者又過分渲染了夫婦分居兩地單獨生活的淒苦景象，其後果只能引起人們對領導的不滿。

在話劇“何處不相逢”里出現的兩個人事科長對自己的愛人關心備至，體貼入微，當聽到她被調成雜工時則大發雷霆，挺身而出，要去找另一人事科長說理；而對待其他女工，則明知故犯，違反國法黨紀，假借組織名義，給對方施行壓服。這個劇本的題材本身是不真實的，人物的形象是惡劣的，其客觀效果是歪曲了新社會的本質。在相聲“聞過則氣”里的科長是：對下壓制批評，打擊報復，對上虛報成績，平時消極怠工。他為了堵塞下級的批評，故意曲解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並誣指批評他的人是“反黨、反人民”，而且還是一個長期堅持錯誤，不肯改正的人。在岔曲“有一位幹部”里的幹部，也是一個腐化墮落，對別人的批評準備施

以报复的坏分子。像这样品质恶劣、违法乱纪的坏人在我们的社会里虽然没有完全绝迹，但他们的存在到底是极其个别的，不合法的，我们的党和社会决不可能容忍他们长期窃居领导职位，坚决不改正错误的。而在上面这些作品里，作者却夸大地暴露了他们的面目，没有同时展示出我们社会的主流和本质，好像这些人是可以明目张胆地为所欲为的，这就歪曲了今天的现实。

对以上所提到的这些错误的作品，我们不在这里作全面的分析，我们只从政治思想上着眼，扼要地指出其错误所在。对于这些作品的评论，也不一定就是定论，这只是我们编辑部的一个共同看法。至于这些作品中所涉及的创作方法问题，讽刺的运用问题，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等等，我们已在本辑中有重点地组织了几篇较为详尽的评论，这里不作更多的探讨。

为什么我们能让这些许多有害的作品掠过我们的眼睛，送到读者面前，让它们散布不良的影响呢？这在我们的文艺思想和政治思想上是有其根源的。首先，我们对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理解不深不透，有片面性，认为要让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品齐放，就不能因不合几个编辑人员的胃口而来判定作品的命运，要让他们放，要拿到广大读者当中去考验，这就放松了作为编辑的职责。对于有些作品，当初编辑部虽有不同的看法，意识到作品的错误，但也不是从政治上着眼，而认为是创作方法上的不尽完美，或是不同的表现手法，是属于艺术问题范畴的，既然是艺术问题，那就可以齐放。例如“灶王爷”、“何处不相逢”、“高帽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放出来的。编辑部在评定稿件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忽视了作为衡量作品的主要标准——政治标准，而是更多地偏重于艺术标准；又由于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低下，有脱离政治的倾向，对许多在政治上有着严重错误的作品，未能敏锐地觉察，清楚地辨别，这就使得这些作品有可能从我们的手中

滑过，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后果，損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这是我們深感痛心的。

再者，我們对于文学艺术反映现实、干預生活的任务的理解，也有片面性，也是錯誤的。我們錯誤地認為要干預生活就要敢于揭露社会上的缺点和生活中的不良現象。因此，我們特別留意报纸上每个时期所揭露和批評的一些个别缺点和錯誤，搜集这方面的材料，組織作者創作，認為这样才是反映了现实。在去年年底編輯部召开的一次作者座談会上，我們也強調了希望作者多写以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作品，“新天河配”和“有一位干部”就是这样产生的。在我們的思想里，对揭露缺点和歌頌新人新事兩者的位置显然是顛倒了，我們強調了文艺要去反映非本質的、个别的缺点，而忽視了去反映新社会本質的进步和光明的一面，这就使得我們的刊物上出現了較多的暴露性的作品，而相对地減弱了歌頌新社会的作品的分量。同时，对待暴露性的作品，我們也沒有能够分清作者在批評我們新社会的缺点时所站的立場和所抱的态度是否正确，因此，讓實質上是誹謗和歪曲我們的党和新社会本質的有害作品得到了發表的机会。这說明我們的政治立場是不穩的，不是站在無产階級的立場上，用文艺武器来巩固和建設我們的新社会，而是丧失了立場，在某种程度上攻击和損害了我們的党和人民的事業。尤其严重的是，在“鳴放”期間，我們还曾發出过“聞过則气”和“高帽子”这类有毒的作品，而当着全国范围轟轟烈烈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期間，我們的刊物竟然沒有及时地配合，使刊物表現了严重脱离政治的傾向。我們深深地感到我們失职的严重性，有負于党和人民的委托，有負于讀者的期望。今后，我們一定要努力改造思想，提高認識，加强責任感，尽全力做好工作。同时，我們还希望听到讀者的批評，帮助我們来鑒別香花、毒草，以期达到改进工作，提高刊物質量的目的。

辨“灶王爷”的毒質

常 澍

戴君原作、徐澄改編的相声“灶王爷”是近年来在群众中流傳較广的一篇作品。它發表在一九五六年八月出版的“群众演唱”第七輯中，“解放軍文艺”十月号予以轉載，同年又作为春节群众演唱材料而印了單行本。北京軍区战友文工团曾不断演出，天津市曲艺团也曾改編公演；在群众性的文娱晚会上，“灶王爷”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精采”节目。实际上，这段相声并不是鮮花，它以“尖銳地諷刺了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見“群众演唱”第七輯內容介紹）为幌子大肆歪曲污蔑新社会，并惡毒地攻击了久經鍛煉的革命领导干部，徹头徹尾是一株毒草。既然它曾經流行一时，为害不淺，那么今天就大有必要来辨明毒質，并把它从相声园地中連根鏟除！

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須真實地反映生活，通过对人物的刻划、事件的描写真實地反映出时代面貌。相声是一种諷刺艺术，一般总是以刻划反面人物見長，对生活中落后、腐朽的旧事物加以無情的嘲笑和鞭笞，使人更能認清其丑惡面貌，对之深痛惡絕，从而有助于新生事物、新道德品質的成長。这是相声艺术的特征。然而，相声艺术同样必須产生于生活的土壤中，即是說，在真实的生活基础上的夸张才算得諷刺。否則，就是無中生有与信口开河，那么，相声这个犀利的批評諷刺武器，恐怕要貶值为單純以逗人开心解悶为能事的玩艺了。在“灶王爷”这篇相声里，作者生拼硬湊地为“灶王爷”找了十大缺点，涉及到工作态度、道德品質、群众关系、生活作风等各个方面，是否符合生活真实呢？举例說：四体不勤，九点不起，尽貪圖享受，十足的資产階級思想和生活

作風，这些难道还是官僚主义？飞黄騰达以后連父母妻子都不認了，嫌原来的爱人土里土气，打离婚了，另搞个漂亮的灶王奶奶，这又是什么性質的問題？显然，“灶王爷”不是具有生活气息、性格特征的人物，而是作者根据十大缺点牽强附会写出的一个容污藏垢的垃圾箱。我們并不否認新社会中或多或少地还存在着官僚主义，但是像作者笔下所描繪的这样腐化墮落、品質恶劣的分子在生活中确是难以寻觅的。更为严重的是，作者說“灶王爷”“上天言好事”，报喜不报憂，虽沒有工作成績，报告起来却洋洋数万言；“下界”以后与职位不相上下的人是八面玲瓏，互不侵犯，互相吹捧，保持一团和气；对于群众，則是“一家之主”他說了算——实行家長式的領導！这里，作者不仅进一步把領導干部污蔑为夸夸其談、虛报成績、兩面三刀、陽奉陰違的人，同时把其他領導人也写成臭味相投的一丘之貉，而革命組織則被歪曲为“灶王爷”一手統治下的独立王国。固然，在实际生活中腐化墮落的和其他坏分子并非根本絕迹，但这种社会渣滓終究是極个别的，不合法的，进步光明的一面才是新社会的本質与占絕對优势的主流。作者無視这个鉄的事实，而憑空捏造了十大罪狀来諷刺領導干部，这对新社会还不是最大的污蔑嗎？姑且不談老干部在过去历次革命斗争中怎样前仆后继出生入死，以最宝贵的生命和鮮血換来了人民的胜利果实，即使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設过程中，他們絕大多数也是兢兢業業为人民服务，依然是各項事業中的核心領導力量。在“群众演唱”編輯部召开的專題討論会上，有人說：領導干部別說有“灶王爷”的十大罪狀，有那么一兩条就該撤职了。这是句老实话。某些領導同志有些官僚主义的缺点，但与“灶王爷”在性質、程度上有何共同之处呢？作者这种無中生有、置众惡于一身的写法不正是为某些謬論在客觀上作了形象化的說明嗎？我觉得，問題不仅在于这十大缺点是七拼八凑的，人物是毫不真实

的，問題還在于：在我們社会主义制度下，國法黨紀的約束和人民群众的監督都是根本杜絕“灶王爺”產生的有力保證。

“灶王爺”的題材是毫無生活依據的，我們進一步看一下作者對“官僚主義”的態度如何。毛主席早就指示過對敵、友、我進行批評應有不同的立場、態度和分寸。批評人民內部的缺點必須與人為善，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容否認，絕大部分共產黨員、革命幹部都在勤懇地為人民服務，並非有意識地犯官僚主義的錯誤，有了過錯，經過組織教育和群眾監督也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可是作者一開始就宣布“灶王爺”過時啦，人們覺悟提高啦，思想進步啦，誰也不相信他那一套啦，從而斷言“灶王爺”要受到淘汰。很清楚，作者牽強附會地為他安排了十大缺點，然後又指出撤職反省是他的必然結局，這就是作者總的態度。看來，作者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場實事求是地指出缺點，善意地幫助同志，還是捏造了莫須有的十大罪名，惡狠狠要把“官僚主義”一棍子打死，這不是清清楚楚嗎？必須指出，作品這種錯誤的政治傾向性決非偶然。因為貫串在整個作品中十大缺點是作者“經過觀察、思考、分析、研究、概括、集中、綜合、提煉才整理出來的”，而“灶王爺”被撤職反省則是經過“專門研究的結果”。可見，這篇作品的錯誤不是局部、個別的細節問題，而是作者在立場、觀點上一系列的根本錯誤。

下面再談一談“灶王爺”的藝術手法問題。過去，有人喝采說這種寫法是“含沙射影”，突破了一般公式化的框子；有人認為它所以受到歡迎“除內容新穎不俗以外，在寫作手法上巧妙地借用了灶王爺的形象不能不是重要的原因”（見“群眾演唱”第十六輯，方山：《談相聲創作的‘撞車’》）。看來，它的藝術手法確是很引人入勝的。其實，衡量一部藝術作品，內容與形式永遠不能割裂來看，二者不取得高度的結合就不能得到預期的藝術效果。退一步

說，即使單以它的藝術手法而論，也是荒唐無稽、錯誤百出，毫無值得推崇之處。我認為：“含沙射影”常常借助於寓言、神話等方式，是通過對另一件事物的描繪而隱喻地表現作者的真意，如“中山狼”的故事意在批判無原則的溫情，“畫皮”的故事意在揭露陰險的兩面手法等；而不是主張藝術上違反歷史地張冠李戴、今古不分——那樣只會引起藝術創造上的荒唐與混亂！當然，神話和含沙射影的手法具有獨特的風格和魅力，是不能為其他藝術形式所代替，也是不能加以排斥的。但是，作者運用這種手法來諷刺今天的官僚主義那就“風馬牛不相及了”。“灶王爺”是封建社會中的迷信偶像，與今天具有馬列主義世界觀的領導幹部怎能混為一談？這種“含沙射影”本身就是荒唐、不倫不類的，有着原則性的錯誤。作者再從“灶王爺”的形象出發尋找噱頭，這就不可避免地脫離了真實的生活基礎，只能強拼硬湊地製造十大缺點，把人物寫成各種丑惡現象的堆積。應該說，不管作者先有了諷刺官僚主義的動機才選用的這種表現手法，還是根據“灶王爺”的形象來選擇的題材，其藝術效果都是同樣荒誕的。可能，有人會為之善心地进行辯解：“灶王爺”只是一個神話相聲，不必過多地聯繫政治原則吧！我們知道，“神話乃是自然現象，對自然鬥爭，以及社會生活在廣大的藝術概括中的反映。”（高爾基：“蘇聯的文學”）從來就不是不可理解的無稽之談。在階級社會里，藝術無法也不可能超階級、超政治，這是人所共知不可駁辯的事實。由於思想內容、整個構思有着根本政治錯誤，這種不倫不類的手法藝術性越“強”，也就越能顛倒黑白，越能巧妙地騙人惑眾，越能隱晦地傳播毒質！

最後，應該指出的是：“灶王爺”的內容在不少地方與右派言論均似出自一轍，雖然發表在前，看來宛如右派言論的“先聲”。這足以說明這篇相聲在政治傾向上的反動性，因此，原作者、改編者應該深刻自省，認真檢查，努力改正錯誤。

這是一支毒箭

李大千

讀了發表在“群眾演唱”第十五輯上的獨幕話劇“何處不相逢”以後，覺得劇本中存在一些問題，作為一個演員和文學愛好者，我願把自己的看法談一談。

我們不否認在現實生活中有些官僚主義者，他們不按黨的原則辦事，漠視別人應有的權益，甚至聽到別人的批評時還氣憤發火。我們有權利對這種思想加以揭露和批判，目的是為了糾正錯誤，改進工作。只要作者態度端正，寫得击中要害，即便尖銳一些，也是完全應該的。

然而，“何處不相逢”卻給人一種另外的感覺，從全劇所表現的主題思想來看，是對我們今天現實生活的歪曲和誹謗。劇本主要的問題，是人物形象的不真實。作者不是把生活的真實加以集中、提煉，概括為藝術的真實，通過舞台形象給予觀眾一定的啓發和教育。相反的，我們卻感到今天的國家人事制度、勞保條例不但不能維護工作人員和工人階級的利益，事實上卻成了負責幹部為非做歹的護身符。而這些負責人事工作的領導幹部，也都是思想簡單、官僚氣十足的自私自利者。這從劇本中突出刻劃的兩個人事科長——趙仁和孫本身上，可以充分看得出來。他們都是參加革命十幾年的老干部，根據我們的常識判斷，在國營工廠里負責人事工作的領導幹部，都是共產黨員。當然，作者也是把他們作為黨員、作為典型人物來刻劃的。可是像這樣在黨的長期教育下，有十幾年革命鍛煉的老幹部身上，我們感受到的到底是些什麼呢？對待自己愛人生孩子是“安心休養，多吃母雞”，并強調“女同志生孩子，撫育子女是光榮的；生孩子就得憩產假，勞保條例

里有明文規定，任何人都得尊重”。這說明他們對女同志的甘苦和國家在政策上對女同志的照顧都很清楚。可是他們領導下的女同志生孩子了，又是怎樣對待呢？不管是勞動模範還是先進生產者，一律調雜工！理由是“任務重，沒有條件照顧女工的什麼困難，麻煩！”又說“調雜工也是為了照顧，以後可以愛生多少孩子生多少孩子……”並說“這是領導決定，必須服從！”否則就成了“組織性、紀律性問題。”我們看看這付嘴臉，再想想他們領導下的工廠的人事工作，那該是一種多么可怕的情況呢！正如趙仁當自己的愛人被調為雜工時所講的：“你們人事科長有什麼權利下你的車，調你去做雜工？……提到原則上看，是違反幹部政策的，是嚴重的錯誤！”值得注意的是：劇本中所表現的並不是個別人和個別現象，而是無獨有偶的。因此，我們不能不向作者提出一個問題：這樣的表現是真實的嗎？

在我們國家的工廠里，從解放以來，在黨的領導下和政府無微不至的關懷下，一切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是欣欣向榮地向著逐步滿足廣大職工的需要方面發展。在領導、管理方面，也是採取了說服、教育、批評與表揚相結合的作法，這與資本主義國家工廠里的強迫、專制、體罰等殘酷鎮壓的作法在本質上有天壤之別。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凡是下廠體驗過生活的文艺工作者都知道的。但是，在劇本中出現的身為黨員、老干部的人事科長們，在工作上却是那麼簡單、粗暴、強迫命令！這就不能不使我們產生懷疑：作者這樣表現的目的是什麼？難道這能解釋為是他們的思想 and 作風問題嗎？

很顯然，劇本所給我們的陰暗感覺，說明了作者不是從“治病救人”的態度出發，而是別有用心的採取了巧妙的指指點點的手法說：“看看吧，今天工廠里人事科長們的形像就是這樣！別看都是參加革命十幾年的黨員、老干部，他們的所做所為都是這

样!”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含有大量毒素的剧本，它不仅污蔑了我们国家的人事制度、干部政策，而且有意地歪曲了党员、负责干部的形象，挑拨了党与工人阶级、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它是向党的领导、向社会主义制度射出的一支毒箭！我们反对这种造谣污蔑、混淆黑白的作品，因为在揭露与批判的观点上说，它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有着原则性的分歧。

“何处不相逢”是一株毒草

吳 源

“何处不相逢”这个剧本刊载于“群众演唱”第十五辑，本年七月，曾由北京业余话剧队举行公演，作者为賈魯。

我们认为这是一株毒草，因为它严重地歪曲了现实生活的本质。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剧本选择的题材与人物。作者说他是把生活中的个别现象加以夸张而写成此剧的。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有这样的现象存在呢？事实是这样的：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在各工厂中，党和政府对于女工怀孕时，在工资、休息、产假、饮食、喂奶等方面都有具体的办法来照顾，根本不存在什么人事科长抽调产假期满的女工下车的现象，更没有那个工厂会把自己厂里的劳模或先进生产者轻率地调为杂工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某个单位在处理女工问题时曾经有过偏差，也决没有达到作者夸张那样的程度。如果作者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那末在题材取舍之间必然会有一定的分寸。在作者笔下出现的两个人事科长都是参加过张家口战役的老同志，而且必然还是老党员，可是在这个剧本里，就在同时同地，对于同样的调动工作的事件，他们居然会

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們的嘴里剛剛憤怒地說過：“這是誰給他的權利？”接着卻又說：“我們完全有權利這樣作。”試問這樣的人物在現實生活中那有一絲的影子？至于兩個身為劳模或先進生產者的女工竟然也變成了目無組織紀律的人物，有的還沒有和上級見面就認為“與他談也沒有用”，有的居然和上級大開其玩笑。結果是兩個人都自作主張，決定在第二天上班時仍然去擋車，好像認為只有這樣才是對待兩位上級唯一的辦法。這樣的處理對於某些遇到上級的決定不符合自己個人利益的人將會給與一些什麼暗示呢，難道不是在鼓勵他們無原則地進行反抗么？而且因為作者是把她們作為正面人物來處理的，可能引起的後果必然也更壞。

思佳同志在“關於‘何處不相逢’的排演”一文中，認為“對人對己的問題就是劇本的主題。”然而當我們仔細地研究了這個作品之後，我們覺得作品本身提供的主题已遠遠超過了思佳同志所指出的範圍。這與一般的“對人對己”的思想問題是迥然不同的，這已經是相當嚴重的品質問題。作為一個工廠中的勞保制度的執行者，一個具有十多年革命歷史的老幹部，自己分明也知道“憊產假在勞保條例中有明文規定，任何人都得尊重”，竟然一意孤行地作出違反勞保條例的事情來，并且还一再地說：“這是組織的決定”“組織上這樣做正是為了你！”這不就是說這位領導幹部是在“知法犯法”么？而且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對待自己是一套，對待別人却是另外的一套，這難道還不是對於今天的現實生活作了嚴重的歪曲？

從作品所表現的傾向性來看，作者的創作態度顯然是極端錯誤的，對於敵人應該給予無情的打擊，而對同志則應採取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鬥爭以求達到團結的態度，這道理是盡人皆知的。然而這個劇本却無中生有地製造出一些人為的矛盾來，并且對劇中人物處處加以冷嘲和熱罵，看不出一點與人為善的氣氛，并且

沒有提供任何發展的前景。讀者和觀眾最後雖然也會意識到調動工作的可能性是不復存在了，却有可能會認為這不過只是由於他們彼此之間的裙帶關係而已。試問，在群眾中將會產生怎樣惡劣的影響？從作品本身來看，作者一方面肆意刻劃了兩個蛻化墮落分子的形象，另一方面還想方設法盡其能事地來丑化這兩個人事科長，讓他們在舞台上丑態百出，甚至令人感到他們是神智不清。作者有時還使用“老光棍”“喪門神”“官僚主義”之類惡毒的字眼，對他們加以辱罵，並且讓他們在舞台上彼此對罵。他們對待勞模和先進生產者尚且如此冷酷無情，對於其他女工自然更不消說了。作者言外之意難道還不是昭然若揭了么？

由於這個劇本根本沒有真實性，因此故事情節的發展也是極端牽強的。不难看出，整個劇本里充滿了一連串並不真實或者不近人情的細節。例如錢秀梅已對趙仁提了李玉貞這個名字有十幾回，他竟一點也沒有意識到這就是剛剛經他親手調動工作的那位先進生產者，這是難於令人相信的，因為一個先進生產者的名字對於人事科長決不會是生疏的。又如李玉貞在緊要關頭忽然對人事科長開起玩笑來，也未免令人感到太荒唐。在這個劇本里，這類的例子是數見不鮮的，作者之所以這樣安排，可能是為了追求喜劇效果，但這些所謂喜劇效果卻只是盡其能事地丑化了兩個根本不應該加以丑化的人物，使他們大出洋相。如果沒有這些並不真實或者不近人情的細節，自然就出不成洋相了。很明顯，作者所追求的喜劇效果是為丑化人物形象服務的，而不是為了達到善意批評的目的。

有人說：“這篇作品怎麼會是毒草呢？它沒有反對社會主義呀！人事科長有了缺點還是可以批評的呀！”可惜這些好心的先生只看到了問題的一方面，沒有看到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我們說某些傳統戲曲節目是毒草，難道其中也有反對社會主義的字樣